

攻佔柏林

特洛亞洛夫斯基著

徐洪武譯

光華書店發行

光華叢刊

攻佔柏林

實錄集

德國政府公報

德國政府公報

德國政府公報

德國政府公報



攻 佔 柏 林

著基斯夫洛亞洛特

譯 武 洪 徐

行 發 店 書 華 光

光
華
書
店

攻佔柏林

著者 特洛亞洛夫斯基
譯者 徐洪武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GONGZHAN
BEILIN

一九四八年在哈爾濱印造
初版五千冊

H. No. 135 0001-5.000

目次

這是怎樣開始的	一
希特勒的士兵	二
在朱可夫元帥的司令部裡	六
在炮火中	四
一晝夜的經過	四
柏林的投降	五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	六
勝利的英雄	六

這是怎麼樣開始的

一個平凡的春天早晨。柏林渡過騷擾不安的黑夜後，很晚的才清醒過來，立刻就開始治療英國炸彈所賦與的新創傷。創傷相當的多；英國空軍在這一夜裏在德國首都投彈轟炸了一百四十條街道，城市的中心燃燒着，城市近郊也冒着煙。

柏林消防隊一直到中午才把火救滅。軍隊和工人團體清理街道上的石頭，磚瓦，玻璃，埋葬死人。救急車或是普通汽車裝載受傷者和殘廢者到各醫院和診療所去。失掉了住房的柏林人們悲傷的向近郊徘徊。

正午報紙出來了，巨大而醒目的標題報導同盟國空軍對柏林的新空襲，還有什麼關於易北河西方防禦戰鬥的成功消息和關於在奧地利的德軍對紅軍反攻消息。

下午五點鐘，德國首都的生活走入了正規。電影院開演了，劇場也在演戲。在商店，啤酒館，飯店前排滿了行列。電車轟鳴，昨夜疲勞了的砲兵躺在高射砲旁邊的草地上睡着了。

無數的廢墟被太陽炙烤着，在蔚藍的天空中一朵白雲也沒有。

晚上法西斯黨實行了兩個連續的『有計劃的』方法。在中心區戈林家裡的防空洞內舉行了國社黨積極份子的會議，而戈培爾却把街頭的和家中的算命先生都請到自己的辦公廳裡來，向他們做了一次有指示性的報告。希特勒的宣傳領導人對算命先生們說：『你們應當幫助我們。你們應當在每次算卦時對你們的主顧說明，即刻就要發生奇蹟。附着在希特勒身體內的菲列大帝的神靈能挽救德國，奇蹟能挽救德國人，也能給德國擊潰敵人的力量……』。

開始黑暗了。可是還很柔軟，溫暖，天空中的星星發亮光了。如果在別的時期，德國首都的居民們都要走到街頭上，公園和廣場草地上也都要集滿了游人；斯布烈河和運河裡飛馳着千隻小船競賽。可是現在柏林市民以小心翼翼的態度迎着美妙的春天的黃昏。在地下鐵道的車站及公共防空洞裡擠滿了帶着孩子的婦女，老頭，老太婆；防空基幹隊戴着鋼盔，用斧子和鉗子武裝起自己。

柏林在等待着同盟國空軍的襲擊。可是大家都很驚奇，沒有發生警報，十點鐘，十二點鐘，午夜一點鐘一直過完一夜，警報始終沈默着一聲沒響。

近來柏林很少能安靜地睡覺，如果遇到沒有轟炸的夜晚，都市就睡的很熟了。夜是黑暗的，清涼的，拂曉時也可能降薄霜。

突然於早晨四點鐘時柏林震動了。一下！許多的市民驚慌，他們顯然是受到了像地震一般的衝擊，之後柏林就聽到了遙遠的莫明其妙的巨大響聲。衝擊在反覆着。有人把鋼羹放到玻璃杯裡，恐怖靜聽着金屬的微細震鳴聲。清楚地看到燈傘的搖晃。

幾分鐘後，驚慌的德國首都已經都起床了。警察局的電話機鈴不停的響，監視所的電話一分鐘也沒間斷過：

「怎麼啦？」

「發生了什麼事情？」

「請說明，這是幹什麼？」

在監視所內的警察和博學之士們自己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遙遠的沉重的響聲繼續着，柏林的恐慌也在增長着。

四點二十分的時候，久斯得林市西方駐防的某一個德國師團司令官用無線電向柏林防衛司令部通知：

「我們遭受到殘酷的砲火，和各團都斷絕了聯絡，在某處地方看見了莫明其妙的強光。像數十萬萬枝蠟燭。也許是新型武器，也許是化學……」

這一天早晨四點鐘的時候，紅軍在離柏林八十公里的久斯得林市開始進攻。3

對奧得爾河對岸德國軍隊的主要防線爆發了沉重的打擊，這樣大的打擊在世界上還從沒有聽說過。

二萬二千門各種口徑的大炮和迫擊炮對德軍的工事展開了颶風似的砲火，這樣空前未有的砲隊集團的第一次密集掃射像地震一樣，震動和驚醒了柏林。

奧得爾河對岸的朱可夫元帥的軍隊在進攻之前，所進行的砲兵準備工作，是沒有什麼可比擬的。成千的閃光劈破了拂曉前的黑暗，在天空中，在地面上，在地上狂亂的激怒着。周圍的一切都在震動着，風在狂吼，砲隊密集擊的巨響，聲達數十公里以外。爲了要互相聽到說話；人們要用盡全身力量嘶喊叫。德軍陣地上空火災的紅光愈升愈高。好像大地本身燃燒起來，石頭，鐵，鋼，水門汀……也都在燃燒着。

巨大的攻城榴彈砲密集發射，它們的榴彈飛到遙遠的德軍後方，摧毀了敵人的鋼骨水泥防禦工事，把防戰車的障礙物高拋到空中，掃平了德軍的掩蔽部，壓倒了法西斯的砲兵陣地。榴彈砲團霹靂一般鳴叫，靈活的長身砲在競賽着發射速度，重迫擊砲繼續的和痞啞的射擊。

在砲擊的霹靂聲中時常可以聽到蘇聯著名的「卡丘沙」的特殊久久不斷的密集射擊，好像數百個火車頭一齊鳴放汽笛。天空照耀着各種顏色的線條——紅色的，淡紫色的，黃色的，藍色的，忽然是一「卡丘沙」的火箭砲彈向高空飛去。以後它們隱沒在夜的

黑暗裡，立刻從德軍那邊傳過來炸裂聲：叭，叭，叭，叭！和連續的機槍掃射的同時，可怕的地雷爆炸了，反射的火光一直升騰到星空。

在某一個地區，正像德國將軍向柏林的報告裡所說，突然間爆發了對敵人來說，是空前未見的和莫明其妙的強力光源，好像數千個太陽集聚在一起，匯合了它們的光芒照射着一個點。這是在久斯得林市西南六六高地附近。我們的指揮部把一百多架特大的探照燈集中到這裡，它們在同一個時間內亮了，把它的前面所有的東西都照得清清楚楚了。

德軍的戰壕，鐵刺網，防戰車溝壕，橋樑，掩蔽所，都瞭若指掌。蘇聯的戰士們看見砲擊後還活下來的德國人躲藏在什麼地方，看見他們正向何處安設機槍。

這樣的光源在許多別的地方也燃着了。我們的人可以看到一切，但德國人却被照得耀眼光目。後來被俘的敵人兵士和軍官們述說，只要睜開一回眼睛，就得半個鐘頭什麼也看不見。

在探照燈光的護送下，步兵師團的近衛兵們匍匐向前爬進。他們在一面前進，一面向慌亂了的德國射擊，跳過敵人的戰壕，寬而深的溝，於是到了敵人的後方。近衛兵們開始從這兒向左右移動，沿着德軍的防綫深入進去。

坦克和砲隊，突進了近衛軍們所衝開的缺口。幾千輛蘇聯坦克，幾千門大砲，多少軍步兵，跟在先鋒部5

隊後面，湧向柏林。

我們的火力開始減弱下來。砲火完成了自己的任務，現在開始變換陣地，更靠近敵人。

可是砲火並沒有使德國人得到喘氣的工夫。天空中轟鳴着幾千架蘇聯飛機。滿載炸彈的重轟炸機高高地飛過去了，它們的下面是俯衝輕轟炸機飛着，兩側和前面飛着敏捷輕快的驅逐機。

這一天蘇聯空軍出動機數在一萬七千五百架以上，打破了空前未有的最高紀錄。奧得爾河沿岸的德軍陣綫破裂了。

下午，德國無線電台廣播希特勒對德國軍隊和人民的號召。希特勒自誇說在柏林的前面給俄國人預備下了『血的浴池』，說在柏林的附近德國和它的軍隊能重新獲得它的力量和榮譽。他宣誓說俄國人怎麼也進不了柏林。戰鬥的第二天，戈培爾以書面給柏林城防的兵士和軍官們；他號召兵士們相信總統並為總統和為柏林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為了反抗我們突進去的軍隊，德國指揮部使用了精銳的步兵和坦克師團，柏林軍官學校和軍事大學，水兵，空軍和納粹突擊師團等。給德國的砲隊和坦克隊下了命令：對退却的和放棄陣地的隊伍用榴霰彈和砲彈來打擊。

四月十八日希特勒的大本營給所有的德軍指揮官所有的軍官和兵士發出了無線電報：『要求你們支持四十八小時。過四十八小時後，情況將發生變化，我們就會轉向反攻。』

可是法西斯首腦的瘋狂的聲明和號召，以及報紙上的絕望的呼號，都不能使驚恐的首都安下心去。柏林市民已經充分的明白，連希特勒和戈培爾自己也不相信他們的誓約了。他們看到裝滿了納粹官吏和文件公事箱的列車或汽車晝夜不停的開往西方。城市內瘋狂的增築工事，道路用障碍物給遮斷了，十字路口設備了大砲，一批一批新的老弱的柏林市民武裝起來，向東方開去。

難民湧到了柏林。希特勒的軍事報導還在談論關於久斯特林的戰鬥，可是明白的人們都說道：俄國的坦克在斯特魯斯別爾，別爾那武，阿里特蘭待斯別爾，就是說離首都只有二十——二十五公里。

柏林失掉了頭腦。

但是蘇聯的軍隊繼續前進。

德國人表現着命運註定了的人們那樣拼命地戰鬥。他們退得離他們自己的首都愈近，而他們的反抗却愈加強。每一個小的居民點，每一所別墅，每一片叢林，花園，我們的部隊都要用強襲奪取。公路和街道上的障礙物，戰壕，埋在地裡的坦克，柏林防空隊的成千門高射砲，手中拿着攻坦克車專用手榴彈的，希特勒的決死隊。每一步都阻攔

着進攻的人們。爲了克服柏林前面的，德國人築成的一道又一道的新陣地，我們需要徹底破毀的火力，需要空軍的轟炸，需要坦克和步兵勇往直前的追壓。我方某部的指揮員毒果達上校講過，他的部隊在離德國首都八十四公里的道途上遇到了十二道防綫。師團在這些防綫上連續擊潰了九個德國部隊，其中包括航空野戰師，和由德國夏季學校學生編成的混成大隊。

蘇聯軍隊以不屈不撓的精力驅向柏林。我們的戰士根本不想到休息，其中有許多是由莫斯科城下，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一直走到奧得爾河對岸的。卡圖郭夫將軍的坦克車隊——莫斯科和奧勒爾防禦戰的英雄們——現在在最前鋒，向柏林進攻。在斯大林格勒大著聲名的諸伊果夫將軍的近衛步兵和砲兵正沿中央的道路向德國首都前進。

朱可夫元帥這幾天對軍隊下了這樣的命令：

『戰鬥的同志們！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同志以祖國和全蘇維埃人民的名義命令我們前方的部隊，要在離柏林最近的地方粉碎敵人，佔領法西斯德國的首都——柏林，把勝利的旗幟插到那裡！我們是以鮮血而爭取到突擊柏林的權利，我們也應當首先進入柏林。我號召你們，以你們固有的軍事的勇氣，名譽和光榮來完成這一任務。隨着斯大林的名字——向前，向柏林前進！』

若干師團，若干軍團都打算首先衝進了德國首都，以爭取得得記載於斯大林同志關於佔領柏林的歷史命令中的權利。

四月二十一日在柏林附近摧毀了所有敵人的外部戰綫，朱可夫元帥的隊伍在德國首都的近郊展開了戰鬥。莫斯科時間下午一點的時候列舍多夫上尉的重砲中隊密擊柏林的中心區——國會地區，一點十分傑米陀夫少校的砲隊也向德國首都中心開了火。三點鐘的時候，全柏林已經都被黑煙和火災所包圍了。

德國人能相信，俄國的砲彈也會有一天落在柏林的中心爆炸嗎？

不，他們沒有想到這個。因為就在不久以前，他們還確信德國的砲彈會在克林姆宮裡爆炸的。

在斯台丁大街上，我軍司令部佔據的一所房子裡，我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文件。牆上掛着一封裝了鏡框的信，是德國軍官阿爾培·聶姆根給他叔叔——房主人的信。現在把這封信逐字翻譯在下面：「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寫於莫斯科附近。」

親愛的叔叔！在這個時候我不能不想到你和我對你的諾言。十分鐘以前我從我們的擲彈師團司令部回來，是去送達軍團司令官的總攻莫斯科的最後命令。隔兩個鐘頭後，這一個進攻就要開始了。我看見了預備晚上轟擊克林姆宮的重砲。我看見了我們前鋒部隊，他們是要首先走過有列寧墳墓的紅場的……這是結局，叔叔。你知道我不是隨便

高興的青年。這是結局。莫斯科是我們的了，俄羅斯是我們的了，歐羅巴是我們的了……我現在很忙，參謀長叫我呢。明天早晨我就要從莫斯科給你寫信，描寫給你看這個麗的亞細亞的首都。……』

這就是他們所等待和希望的！現在很難知道阿爾培·聶姆根的命運。我們也不知道他的受信人——柏林富商的下落。侄子也許是被打死了，叔叔看來是被抓到戰場上去了。對厚顏無恥的『莫斯科征服者』的信只剩下了一個肯定的註解：掛着這封信的屋子！落了一顆俄國大砲所發射的砲彈。

希特勒的士兵

四月十八日早晨八點鐘柏林市法蘭克福街三十六號，有一個值日的警察敲卡爾勤。月傑里的住宅大門。年老的月傑里已經起床去開門。

『在這上面簽個字。』警察遞過來一本冊子，在打開的一頁上寫着，月傑里即刻到兵站部去。

『什麼事情？』月傑里問。

『當兵去，老人家。去保衛柏林。』警察回答。

六十六歲的，白了頭髮的音樂家，十幾個法西斯進行曲和歌曲的作者，顫動着身體慢慢的顛倒在地毯上。

驚慌的妻子也從床上跳下來，小孫女從鄰室跑過來，女僕急忙去扶起月傑里。把老頭子放到沙發上。他閉住眼睛躺着。不自然的蒼白顏色遮住了他的臉。

在月傑里躺着的客廳裡，牆上掛着他的三個兒子的像片。長子阿爾諾照的是全身

像，肩上戴着閱兵時的肩章，胸前掛着三個鐵十字章。他是一個飛行士，也是月傑里的愛子。老音樂家於去年五月在像片的下面貼了一個喪條：『一九一二年生，一九四四年戰死。』第二個像框是用黑絨作的邊緣。愛爾恩斯特，今年正月在華沙附近受傷，二月間死在柏林中央醫院了。第三個像片是月傑里的幼子卡爾，他還是在一九四二年於斯大林格勒附近失踪的。

月傑里怕看他的兒子們，他覺得他們面前是有罪的。他還記得他們全家如何與詹的達阿爾培，愛爾恩斯特和卡爾到東方從軍。

『你們會給德意志和大總統得到幸福。你們——就是我們的希望。』

月傑里送他兒子的時候，演奏了一個新的進行曲『向東方進軍』。

現在他自己應該向東方出發了，他却不願意這樣。他怕東方，他確信東方——就是死亡。

經過兩小時後月傑里由沙發上起來了。恰巧這時又有人敲門，法西斯黨委任的閻長來了。

『月傑里先生，你故意遲延。你破壞誓言……』

月傑里開始準備起來。

『我還能回家來嗎？』